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而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
 作佐即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
 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
 一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
 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問
 每夜讀書一有不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
 復起讀一有年二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
 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
 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

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
 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
 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
 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
 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一無神明其佐
 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
 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
 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
 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

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其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乂而以
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
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三者
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
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
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
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
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其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乂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道一作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粵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詵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

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亾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
 府君為右羽林軍軍一無將軍府君諱拱字某某一無其
 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
 明經為建威武一作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
 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
 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廢補太廟齋郎改三
 班借職再遷一作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
 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

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
 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
 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
 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
 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
 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
 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

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也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
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
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
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
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子以爲學舍禮部貢舉
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
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
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不問可知爲

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

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

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

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

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

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

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

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

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

生與朝廷賢士太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
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
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
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
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

一作貧

自力於衣食以長

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
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
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

碑本作植

以庇而

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
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
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
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
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一作吾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
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
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
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求其
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
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

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
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
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
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
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
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物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
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一作時治其家

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
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
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
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

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亾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

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

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
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

以疾終一作
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

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

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

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
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

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

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
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
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亾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君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出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
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
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
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悉求一作多求賢行一作節行

唐君墓表父諱謂滑一作

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於京師於一

瀧岡阡表吾始石本作始吾

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曾祖諱輝祖

諱諒父諱柬之一本如此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此一無科能字以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七一作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寢卒實景佑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大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冰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稱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一有銘曰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父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劉忠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亾以國
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
一月巳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
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
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
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亾五尚幼公
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州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大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

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

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

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

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

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

言又言有司多此一無求上旨一字有從中出而數更且

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

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

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草引申后褒姒以

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

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
 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
 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
 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
 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
 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
 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
 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
 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
 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

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
 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
 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
 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
 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
 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
 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
 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
 劇一有字處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
 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

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
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
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
堰墩勅列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
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
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
櫛纒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
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櫛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
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
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
下有昔太

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
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噫公之事何多歟繁
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兄今所書
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
乞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
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
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

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

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

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夷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

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闥一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

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

方逆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其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

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

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

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

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

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

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

不可其意則歸卧一作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

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

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

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

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

一無也字下有而公不至乎大用終焉

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

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

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

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旣貴

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

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

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

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二一作十卷直而有氣如其

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叅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詞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饑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閩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一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榮陽

此下一有及寢

一作朱生

一作朱公

公佐

善

此下有政字

謝公墓銘

終始

一作始終

薛簡肅公墓銘

後世譏我

一作譏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無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
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望之

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

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

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

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

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

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

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

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

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

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

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

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

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

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使一有

以書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

請一有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

字論傳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而田紹斌王榮

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

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

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

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帛三字盟

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踈不用初

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

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

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

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奔巴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

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

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左遷

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

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

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

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

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

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

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

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

辯敏明少能慷慨見竒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

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

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待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

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

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

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

終一無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寶臣皆一無此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

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

優恤一無此加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

年八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于

宣城縣長安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

一作蘭陵郡無夫人

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迢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脩爲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哀一作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一有字大洪山竒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

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

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銀萬一有字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
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

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
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
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
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
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
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
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調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爲政其利可以調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日使我爲令期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間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調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

左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答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郭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人一一無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叅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
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
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
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
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
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求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亾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可得也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畏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
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
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
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
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
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
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
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
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
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

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
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將以爲侍
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
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
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
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
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以太

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
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
葬先生於鄆州源城縣廬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
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
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

文忠公集 卷二十七 十三
汨其原恠遷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
之寡攻群徃徃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於許一作許見其一作識時邊將三字上一

孫先生墓銘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聖人既

